

* [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中国武侠小说的研究历程,从1948年徐国桢的《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算起,至今已有60余年了,其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零星的片断研究,出现了徐国桢和佟硕之分别对还珠楼主和金庸、梁羽生的长篇论述;第二阶段从1980年台湾远景出版“金学研究丛书”算起,是武侠鉴赏和普及阶段;第三阶段从1994年严家炎北大致辞称金庸小说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开始,是借武侠小说“重写文学史”的阶段;第四阶段从2004年提出“大陆新武侠”概念算起,是武侠小说研究的学理深化阶段。近年来,人们更进一步将目光从少数武侠经典扩展到整个武侠文学,迄今为止,出版了众多武侠作家的小说全集,出版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作家的多种传记,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专著和论文。武侠史料的发掘,是进一步展开更深、更细的研究之基础。近年来,周清霖的《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徐斯年、向晓光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年表》,胡立生的《因羽斋郑证因作品过眼录》等,为进一步的武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期栏目的两篇文章,即立足于翔实的武侠史料,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逻辑进行深入解读。韩云波的文章在细读还珠楼主小说全集的基础上,以《蜀山剑侠传》为核心,对作品进行定性研究,同时进行定量描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后不肖生”概念,以此说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发展逻辑。蔡爱国的文章选择20世纪10年代以林纾《技击余闻》为代表的一批文言武侠笔记小说,以此说明从1915年林纾创作第一篇“武侠小说”《傅眉史》到1923年平江不肖生连载《江湖奇侠传》这一中时段的武侠酝酿。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逻辑可以更清晰地得到呈现,也为当下武侠文学及武侠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 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

韩云波

(西南大学 期刊社、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摘要:在民国武侠小说历程中,《蜀山剑侠传》正续集创作跨度长达18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文本。对《蜀山剑侠传》文本进行实证清理,在知人论世、集回形式、情节结构三个维度上,可以作为三四十年代民国武侠的一个缩影来进行考察。在文本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至整个民国武侠的中时段历史,则可引入“后不肖生”的研究视角,正如“后金庸”研究视角一样,可以看到该中时段武侠继承与创新的逻辑基点与逻辑理路。

关键词: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后不肖生;民国武侠;后金庸;类型文学;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2-0127-12

一、引言:《蜀山剑侠传》作为典型文本的研究范式

关于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的历时进程,民国旧武侠、港台新武侠、大陆新武侠的三阶段划分,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共识。而每一阶段又有不同的内在发展机理,需要细加推绎。在民国武侠30年历

* 收稿日期:2013-10-03

作者简介:韩云波,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期刊社,编审;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发生期研究(1900—1949)”(11BZW100),项目负责人:韩云波。

程中,一般分为“南向北赵”和“北派五大家”两个典型阶段,二者各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风格特点。其中“北派五大家”较为复杂,从1932—1951年,经历了军阀割据、全民抗战、民主革命及共和国初建的巨大历史变迁,武侠作家个人遭际命途多舛,小说风格屡经陡变,研究工作必须做深做细,方能彰显这一时段武侠小说的真实面貌。

还珠楼主是民国武侠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蜀山剑侠传》(以下简称《蜀山》)1932年7月1日在天津的《天风报》开始连载,1933年4月开始以分集单行本方式发行,到1948年9月发行至第50集告一段落。旋即又于1948年11月续作《蜀山剑侠后传》,至1949年3月发行第5集结束。整个创作历程长达18年之久,恰与金庸小说连载版的整个创作时间相当。如果说1955—1972年的18年金庸小说历程,作家有意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西方现代文化探索的相对完整的逻辑系统;那么,18年《蜀山》历程,则呈现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变迁中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西方现代文化浸润二者融合的初步尝试,其初步建构起来的内在逻辑系统,使之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典型文本。

对《蜀山》作为典型文本的探讨,具有类型文学研究范式的意义。近年来,学界针对1985年之后的武侠小说提出了“后金庸”概念,由此探讨近30年来武侠小说创新的发生学逻辑理路^[1],其思维路线是在一个中时段历程中,首先找到一个逻辑基点,以此为中心进行发生学延伸,向前考察其发生积淀,向后考察其发生延展,研究文学高峰的形成及其后续创新。金庸小说的发生积淀是民国武侠,发生延展是温瑞安、黄易及大陆新武侠。就民国武侠而言,逻辑基点是平江不肖生,发生积淀是1900—1923年的“前武侠”,发生延展是“北派五大家”。按这一思维逻辑形成的研究视角,北派五大家可称为“后不肖生”时代。还珠楼主及其代表作《蜀山》完整演绎了整个“后不肖生”时代的武侠逻辑,通过还珠楼主《蜀山》与“后不肖生”时代的研究,可以揭示两个重要的类型文学规律:(1)在一个类型时代的逻辑基点确定之后,如何超越这一逻辑基点从而创造“后”时代的类型高峰,即类型文学发生的创新性;(2)类型文学进入“后”时代之后,如何为下一个中时段历程提供铺垫,即类型文学发生的积淀性。本文以上述两条思维路线为出发点,力图揭示民国武侠“后不肖生”时代的逻辑理路,并总结相关方法论规律。

二、《蜀山》创作历程考察的三个维度

《蜀山》自1932年7月1日开始连载,1933年4月出版单行本第1集,1948年9月第50集结束。另有《峨嵋七矮》(下表简称“七矮”)、《蜀山剑侠后传》(下表简称“后传”)亦可纳入正传系列。

除正传外,截止到1951年5月还珠楼主正式发表声明停止武侠小说创作,“蜀山剑侠”系列尚有别传3种(《青城十九侠》、《武当异人传》、《武当七女》),前传4种(《长眉真人传》、《柳湖侠隐》、《北海屠龙记》、《大漠英雄》),新传3种(《蜀山剑侠新传》、《边塞英雄谱》、《天山飞侠》),外传14种(《云海争奇记》、《兵书峡》、《侠丐木尊者》、《青门十四侠》、《大侠狄龙子》、《蛮荒侠隐》、《女侠夜明珠》、《皋兰异人传》、《龙山四友》、《独手丐》、《铁笛子》、《黑孩儿》、《白骷髅》、《翼人影无双》),“蜀山剑侠”系列之外的其他作品8种(《万里孤侠》、《黑森林》、《虎爪山王》、《征轮侠影》、《力》、《拳王》、《黑蚂蚁》、《酒侠神医》)。

本文以表格方式对其创作的历时进程进行说明,按年度列出《蜀山》正传分集出版的序数、回序数及当年出版字数,同时注出对还珠楼主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个人事件,列出《蜀山》正传之外的其他作品单行本初版发行集数(见表1)。根据表1,本文展开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讨:(1)时代变迁与还珠创作高潮的演进,即知人论世维度;(2)《蜀山》回目、集数变迁,即集回形式维度;(3)《蜀山》情节段落的演变,即情节结构维度。通过对三个维度的考察,看到《蜀山》作为一个典型文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突显出来的武侠类型演进。

(一)知人论世维度:还珠楼主的三个创作高潮

在《蜀山》18年创作历程中,还珠先后居住过2组4个城市:一是北方组,1932—1936年在天津,1936—1944年在北平;二是南方组,1944—1948年在上海,1948—1949年在苏州,1949年又回到上海。还珠创作先后出现过三个高潮。

表1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创作历时进程统计表

年代	集序数	回序数	字数	地点	事件	同期其他作品集数
1932				天津	《天风报》连载	0
1933	1—4集	1—60回	36万	天津	茅盾批判武侠	0
1934	5—7集	61—93回	28万	天津		外传1集。共1集
1935	8—11集	94—129回	36万	天津		0
1936	12—15集	130—165回	36万	天津,北平	移居北平	别传4集。共4集
1937	16—17集	166—178回	19万	北平	卢沟桥事变	别传1集,外传2集。共3集
1938	18—19集	179—188回	18万	北平		别传2集,新传1集,外传1集。共4集
1939	20集	189—193回	7万	北平		别传2集。共2集
1940	21—22集	194—202回	16万	北平		别传3集,外传3集。共6集
1941	23—24集	203—210回	17万	北平		别传5集,外传6集。共11集
1942	25—30集	211—234回	48万	北平	1月被捕,4月出狱	别传4集。共4集
1943	31—33集	235—246回	20万	北平		别传3集,新传1集,外传4集,其他1集。共9集
1944				北平,上海	只身南下上海	新传2集。共2集
1945				上海		0
1946	34—36集,七矮1集	247—255回,1—3回	16万,8万	上海	全家迁上海	别传1集,前传1集。共2集
1947	37—43集,七矮2—3集	256—281回,4—9回	41万,8万	上海	沪上还珠热	别传1集,前传4集,新传5集,外传3集,其他1集。共14集
1948	44—50集,后传1—2集	282—309回,1—8回	40万,9万	上海,苏州	徐国楨评还珠;冬,移居苏州	前传11集,外传9集,其他4集。共24集
1949	后传3—5集	9—20回	14万	苏州	上海解放	别传1集,前传4集,外传18集,其他7集。共30集
1950				苏州,上海	秋,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编导	外传32集,其他19集。共51集
1951				上海	5月,宣布放弃武侠旧作	外传13集,其他7集。共20集

第一个高潮:天津期间,不肖生痕迹的消解。

1932年,还珠开始创作武侠。次年,茅盾在上海《东方杂志》撰文指出:“一九三〇年,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自《江湖奇侠传》之下,摹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罢。同时国产影片方面,也是武侠片的全盛时代。”对此,茅盾不仅指出武侠的读者“大部分是小市民——即所谓小资产阶级”,而且指出其性质是“神怪的封建的‘超人主义’”,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艺”^[2]。在政府禁映《火烧红莲寺》与茅盾尖锐批评的双重打击下,虽然“神怪色彩较淡的武侠影片仍在演映,武侠小说也还有潜势力”^[2],但南派武侠几乎偃旗息鼓。此时,还珠在天津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不大,可以视为武侠小说随着地域转移而发生的反思与重生。还珠在1933—1936年的天

津4年,均能保持极大的创作热情,完成了从模仿平江不肖生到“后不肖生”的转变。这是《蜀山》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此时先生专力从事《蜀山》创作,其他作品较少。

还珠移居北平之后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华北局势趋于紧张,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陷入苦闷之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宫白羽那样以不涉及现实的武侠小说之酒杯,浇自己穷愁郁闷之块垒^[3],无意之中反而造就了武侠高潮;另一种像还珠这样,忧患时局国难,从1937年到1940年初,还珠创作陷入低潮。

第二个高潮:北平期间,宏大叙事的构建。

1940年5月之后,还珠全面展开《蜀山》系列创作,小说格局得到较大开拓。正当先生试图以武侠表达对日寇的愤怒与不合作姿态之时,发生了一件对还珠人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42年2月1日,在《蜀山》第25集发行之后,还珠因拒绝汉奸出任伪职的劝诱,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终不屈服。先生身体饱受摧残,尤其视力受到极大损害,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4月下旬保释出狱后,先生胸中郁积之气发而为文,形成了先生创作的第二个高潮。《蜀山》当年发行近70万字,还创作了13集其他作品。

抗战进入后期,沦陷区社会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在1944年的华北,粮食管制进一步加紧。此时作家需要面对的,已主要不是创作激情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先生创作再入低潮,只身南下上海打拼,一直到1946年夏,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新作问世。

第三个高潮:江南期间,“还珠热”的形成。

1946年10月,励力出版社将《蜀山》第1至36集及还珠已刊全部作品版权转让给正气书局总销售,在强大的广告攻势和精妙的商业布局之下,沪上兴起“还珠热”,先生则以每天2万字左右的速度进入有生以来的创作最高潮。1947、1948两年,《蜀山》正传创作近100万字,其他作品发行38集。“还珠热”在大力提升先生创作数量的同时,也带来了读者体验的提升,直接成果是1948年10月至12月在上海《宇宙》杂志复刊第3—5期分3次连载的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全文长达3万余字,全面论述了《蜀山》系列各方面的特色。该文经修订后,1949年2月,正气书局出版该文修订版单行本,更名为《还珠楼主论》,成为武侠小说研究史上开先河的里程碑式文献,足可与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在香港《海光文艺》杂志分3期连载的《金庸梁羽生合论》相媲美。

上海解放在即,先生多年来饱尝甘辛,已深切感受到社会阶级、政治体制与民生幸福的密切关系,毅然在1949年3月停止了尚未完成的《蜀山剑侠后传》的创作出版,自此致力于以阶级观点表达除暴安良和桃源乐土的新时代武侠创作尝试。先生在1949年到1951年5月共两年半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多达104集的作品,进入到《蜀山》正传之外的另一个创作高潮,他的《大侠狄龙子》、《兵书峡》、《力》、《独手丐》、《黑蚂蚁》、《黑森林》等小说,组成了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的另一个宏大体系,即还珠现实武侠系统。

从《蜀山》创作历程看还珠楼主的创作,可以见出武侠与时代世风的联系,亦可见出武侠与个人遭际的联系,武侠成为反映时代世风与个人遭际的一面镜子。

(二)集回形式维度:创作节奏与市场策略的双向互动

考察《蜀山》回目与分集情况,可以见到作家在形式安排上的一个不平衡现象,即文本出版的频度与容量,进而窥见武侠生产与市场需求的情况,看到作家在创作逻辑与市场逻辑双重要求下对自身创作节奏所进行的相应调整。表2统计了《蜀山》正传各年份出版的集数、各集的回数、各年度的总字数及各年度的集均字数(字数均为约数):

从分集回数看,1933—1936年间各集回数为7~18回,各集回数普遍较多。1937年可以视为一个节点,当年2月发行的《蜀山》第16集包含9回,而8月发行的第17集就降为4回了,此后,除1938年5月的第18回为6回以外,第19至50回共32集中,5回的有2集,4回的有25集,3回的5集。尤其是从1940年12月的第22集开始,各集全部只在3~4回之间。而从每集字数看也有所

变化,《蜀山》三个高潮每集基准字数分别是 9 万、8 万、5 万。

表 2 《蜀山剑侠传》分年度集数、回数及字数统计

年度	集数	回数	分集回数	年度字数	集均字数
1932	0	0	0	0	0
1933	4	60	18,16,12,14	36 万	9 万
1934	3	33	13,11,9	28 万	9.3 万
1935	4	36	9,9,9,9	36 万	9 万
1936	4	36	8,7,8,13	36 万	9 万
1937	2	13	9,4	19 万	9.5 万
1938	2	10	6,4	18 万	9 万
1939	1	5	5	7 万	7 万
1940	2	9	5,4	16 万	8 万
1941	2	8	4,4	17 万	8.5 万
1942	6	24	4,4,4,4,4,4	48 万	8 万
1943	3	12	4,4,4	20 万	6.6 万
1944	0	0	0	0	0
1945	0	0	0	0	0
1946	3	9	3,3,3	16 万	5.3 万
1947	7	26	3,4,4,4,4,3,4	41 万	5.8 万
1948	7	28	4,4,4,4,4,4,4	40 万	5.7 万

形式结构反映出三个方面的情况,即:创作技术、创作心态、市场策略。

在创作技术方面,反映出作家创作的规范程度与熟练程度。在第一个高潮中,作家处于不稳定的探索阶段,回目设计主要根据情节段落自然形成。而情节段落的不稳定又直接造成了情节节奏把握的不稳定,导致各集回数、字数起伏较大。从 1935 年开始,创作渐趋稳定,也标志着还珠逐渐摆脱不肖生的影响而进入到“后不肖生”时代。到第二个高潮出现,创作节奏就完全稳定了,此后仅因市场因素而略有调整。

在创作心态方面,反映出作家创作心态的稳定程度以及创作激情的勃发程度。从 1938 年开始,作家创作心态较稳定,节奏形式亦较稳定。到第三个高潮即“还珠热”到来之际,作家不仅心态稳定,且激情勃发,此时与出版市场的需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单集字数有较大下降、单集回数基本稳定而年度创作集数有较大上升的短、平、快局面,标示着作家创作状态的最高潮。

在市场策略方面,反映出 40 年代后期经济急剧变化中的下行程度及出版商对畅销书体制的打造程度。民国通俗小说普遍以单行本形式由书局分集出版发行,其形式结构无疑会受到市场需要及发行要求的制约,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当另文论述,此处不赘。同时,1946 年以后,在物价飞涨、经济急剧下行的形势下,短、平、快以及时拿到稿酬避免货币贬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本文后面还要谈到。

(三)情节结构维度:内容聚合与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

有人将《蜀山》情节归纳为 20 个“大关目”,即:“1. 慈云寺;2. 戴家场;3. 青螺峪;4. 烈火困凝碧;5. 天狐抗天劫;6. 紫云宫;7. 白阳山;8. 沅江取宝;9. 泪破情关;10. 峨眉开府;11. 铜椰岛弥劫;12. 南疆斗蛮祖;13. 幻波池除妖尸;14. 北极地心探险;15. 歼灭万载寒蜃;16. 天残地缺斗神驼;17. 尸毗归正果;18. 开南公大闹幻波池;19. 鸠盘婆九鬼啖生魂;20. 叶缤扫荡四十六岛。”^[4]《蜀山》这样一部超长创作时间、超大文字篇幅的作品,很难以单一线索一气呵成,不免会形成若干主要情节聚落。根据情节结构的单元性,可分为若干“关目”。各关目之间会形成情节结构上的关联性,以及意识形态倾向上的相对独立性,形成由关目聚合而成的大单元情节组团,分别反映着不同的情节结构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本文以“情节团”概念来进行指称。由情节团的点状聚合,形成作品主线的整一性。在各主要情节团之间,由支线任务形成的络缔组织起着过渡、衔接、转折、铺垫等功能性作用,进而

形成作品整体缤纷复杂的情节结构。本文将《蜀山》关目聚合为 10 个“情节团”，列表如下：

表 3 《蜀山剑侠传》中的 10 个情节团

序号	情节团	年度	集、回起止数	字数
1	大破慈云寺	1933	1 集 1 回—3 集 40 回	22 万
2	李英琼本传	1933	3 集 41 回—4 集 60 回	13 万
3	戴家场轶事	1934	5 集 61 回—7 集 91 回	26 万
4	群英聚蜀山	1934—1936	7 集 92 回—13 集 140 回	52 万
5	紫云宫三凤	1936—1937	13 集 141 回—16 集 174 回	32 万
6	平叛小人国	1937—1938	17 集 175 回—19 集 187 回	24 万
7	情变卧云村	1938—1940	19 集 188 回—22 集 202 回	27 万
8	开府凝碧岩	1941—1942	23 集 203 回—27 集 220 回	37 万
9	消劫铜椰岛	1942	27 集 221 回—28 集 225 回	10 万
10	后辈同开府	1942—1948	28 集 226 回—50 集 309 回	136 万

第一团，大破慈云寺。1933 年 4 月第 1 集第 1 回至 10 月第 3 集第 40 回，约 22 万字。整体思路模仿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火烧红莲寺”，模拟痕迹甚浓，表明先生尚处于不肖生时代风格笼罩之下^①。但攻破贼巢的主体，已由不肖生笔下的官府变成了还珠笔下的剑仙。

第二团，李英琼本传。1933 年 10 月第 3 集第 41 回至 12 月第 4 集第 60 回，约 13 万字。以李英琼拜师学艺、误落蛮荒、荒野生存为主线，带出余英男、齐灵云诸人情节。此团突出人物奇遇，将前代作品的边荒猎奇改变为蛮荒求存，呈现出别一种文学景致，融入个体生命意识，开启还珠自家面目，即徐国桢后来所总结的“写恐怖第一，写风景第二，写情爱只能算第三”^[5]的美学面貌。

第三团，戴家场轶事。1934 年 4 月第 5 集第 61 回至 1934 年 11 月第 7 集第 91 回，约 26 万字。以现实世界中的戴家场之争开场，模仿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赵家场械斗，引出凌云凤、俞允中夫妇的复杂经历。本团以俞允中接受考验为主线、凌云凤出家学道为副线，表现世俗之人的修仙体验与实践历程，突出一心向道、摆脱情孽的剑侠成长体验。凌云凤夫妇带出一系列支线情节，如大破青螺峪、情孽紫玲谷等，尤其是凌云凤半路出家而成为峨眉派“三英二云”之外的重要人物，与李英琼自小慕道不同，开启了《蜀山》修仙的另一条道路。

第四团，群英聚蜀山。1934 年 11 月第 7 集第 92 回至 1936 年 4 月第 13 集第 140 回，约 52 万字。在还珠楼主创作的前三年，尚有明显模仿不肖生“江湖奇侠”的痕迹，还珠写作技巧进一步成熟之后，自家面目得到显现。从群英聚蜀山开始，还珠楼主整合情节线索资源，用了两年半时间，引出英云遇合，众仙会聚，莽苍诛妖，解围凝碧，为峨眉开府的《蜀山》大关节埋下伏笔，精心建构多线交叉的情节大厦时空框架。

第五团，紫云宫三凤。1936 年 4 月第 13 集第 141 回至 1937 年 2 月第 16 集第 174 回，约 32 万字。在还珠构建《蜀山》情节大厦时空框架之后，试图以不同的寓言式情节组团构建其价值框架，建构属于还珠自己的武侠意识形态，探讨人性欲望的不同方面，为开府升华的人性净化提供实验场景。本团由天一贞水引出紫云宫故事，以安乐岛的建立隐喻桃源世界的乌托邦理想，以安乐岛政变写出权力欲望的异化，以紫云宫三凤蜕化写出情感欲望的异化。整个情节组团，以社会理想与人性异化为核心，在开启还珠自家面目的基础上，开启了民国武侠小说深度模式的尝试，标志着“后不肖生”时代武侠风格的正式形成。紫云宫作为《蜀山》的一个重要场景，在 1947 年第 41 集第 271 回，

^① 本文初稿草成后，顾臻先生致函笔者，认为目前无资料直接证明还珠楼主看过《江湖奇侠传》，还珠读书较杂，所受影响更可能来自评书和各类古典小说。就蜀山开篇的慈云寺斗剑一节而言，虽与火烧红莲寺有某种程度的类似，但这类古寺斗淫僧、烧寺庙的桥段，晚清古典小说中也不是没有。如果说还珠取法《野叟曝言》或者古典小说作为蜀山的开篇，也并无不当。以此而论，不肖生火烧红莲寺一折，焉知未曾受到《野叟曝言》中类似情节的影响呢？顾臻先生所言，确有一定道理，可备一说，特此致谢！但就武侠小说类型传承的整体而言，笔者仍倾向于将 20 至 40 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照，至于其中细节，尚待进一步论证。

紫云宫成为周轻云、齐灵云、朱文开府之地，标志着紫云宫作为《蜀山》核心支线的重要位置。

第六团，小人国平叛。1937年8月第17集第175回至1938年10月第19集第187回，约24万字。本团的创作紧接“七七事变”之后，表达了作家对日寇的愤慨以及对中国必胜的期盼。本团情节接续戴家场轶事，写凌云凤荒野求生，巧得白阳图解，练就绝顶武功。随后，凌云凤进入小人国，平息叛乱，并收小人为徒，壮大蜀山门楣。本团具寓言性质，是在现实隐喻基础上，借鉴前代文学传统中的小人国故事，在具象意义上表现民族大义，在抽象意义上表现权力异化与人性复归。本团还插叙了僵尸洞等情节，在核心组团中插入支线情节，形成情节线索的网状结构，是不肖生以来中国武侠小说的叙事传统，对新时期以来《仙剑奇侠传》等网游文本也具有影响深远。

第七团，卧云村情变。1938年10月第19集第188回至1940年12月第22集202回，约27万字。日寇侵占华北之后，各色人等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之上演出了种种人性变态的众生相，本团情节成为人格气节的隐喻。卧云村萧逸、欧阳霜及黄晓秋、崔瑶仙母女之爱恨情仇，其中种种情感变态，爱而不得，故生恨意，复仇不遂，卖身投靠，导致大节有亏。尤其是在“因爱生恨”这一类型层面，“黄晓秋故事具有重要的文学主题史意义”，而“金庸小说的这些毒妇复仇形象，无疑离不开还珠楼主的启发”^[6]。以上三个情节团，综合了不肖生奇侠与义侠两大进路，既有奇情，又有节义，是武侠小说价值层次提升的一个标志，使武侠意识形态的建构趋于完整。

第八团，凝碧岩开府。1941年11月第23集第203回至1942年8月第27集第220回，约37万字。峨嵋开府盛典，邀请四方修道之人观礼，妙一真人改造峨嵋洞府，正式开山立派，弟子通过考验，分派下山行道，修积外功。本团为《蜀山》一大转折关目，此前众仙会聚，此后众仙开拓，体现了还珠宏大叙事的雄伟笔力，洞府再造倒海翻江，盛典进程大气开阖，开山立派众志成城，妙一真人指挥若定。作为《蜀山》情节转换的大关目，《蜀山》武侠意识形态得到了集中体现。1941年“2月1日晚，因汉奸、伪华北广播协会会长（原北平市长）周大文等曾劝诱先生出任伪职，合办刊物，遭先生拒绝，日寇以先生‘涉嫌重庆分子’抓往宪兵队沙滩（红楼）人犯羁押所，鞭打、灌凉水、上老虎凳、向眼睛揉辣椒面，备施酷刑，先生终不屈服”^[7]。先生虽然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但其浩然之气所形成的人格力量，使他在4月下旬保释之后，稍事调养，立即投入创作。出狱次月即出版了第26集，第215回开篇写道：“大地为洪炉，沸石熔沙，重开奇境；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内心愤懑化为建基于形而上性的宏大叙事与超越生命观，写出一种“亘古未有之奇景”^[8]第215回，p3147。民国武侠小说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质性飞跃，诚如钱理群等所言：“还珠楼主横空出世，气度恢宏，谈玄述异皆超妙奇绝，武与侠都不过是作者对生命感受的一种外化方式。武侠世界、武林中的仙或魔，都成了人类生命的表现，标志了武侠文学新旧转换的成功（虽比言情小说慢些）。”^[9]

第九团，铜椰岛消劫。1942年8月第27集第221回至10月第28集第225回，约10万字。从篇幅看，这是《蜀山》十大组团中最小的一个；从功能看，附丽于大开府之后，是正派力量的第一次集中亮相。这一线索在开府前就已埋下伏笔，铜椰岛劫难并非产生于开府之际，而是早在1937年2月的第16集中，作者就用了第169至170回共两回篇幅，写神驼乙休和天痴上人因意气用事，造成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此时正值紫云宫情节白热化，其中隐喻着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而国内各方势力不顾大局的时代忧患。但这一线索仅仅展开两回就被搁置起来，紧接着展开的是紫云宫、小人国、卧云村三个寓言式场景。开府之后，还珠人生发生重大变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铜椰岛随即作为正派力量展现的一个实验场景，妙一真人亲自出场，“空中九宫方位十余位男女仙人，各发出千百丈金光祥霞，联合一起”^[8]第222回，p3362，消解滔天劫难。此团虽然篇幅短小，但在全书中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自此而下，《蜀山》笔势一泻千里，扫荡残余。

第十团，后辈同开府。1942年10月第28集第226回至1948年9月第50集第309回，约136万字，情节最终仍未完成。开府以成派，修道以渡劫，这是《蜀山》的基本主题。妙一真人大开府，分派后辈弟子下山行道，觅地开府，光大峨嵋。后辈男女各分两路。女仙方面，易静、李英琼等为一

路,往南疆斗红发老祖、艳尸崔盈等,穿插多位女仙故事。李英琼作为后辈弟子第一主角,全书描写她的笔墨最多,率领后辈女性嫡传弟子赴西南丛山之中的幻波池开府,顺理成章地成为全书最大的支线情节。不过,直到1949年3月《蜀山剑侠后传》停笔,幻波池开府仍未完成。女仙第二路由周轻云、齐灵云姊妹和秦紫玲等在紫云宫开府(第41集第271至272回)。男仙方面,还珠设计了“七矮”组合,即七位身材矮小的后辈男仙,也分成两支:一支以妙一真人爱徒阮征为首,在小南极不夜城天外神山光明境建立仙府,与紫云宫“先后辉映,各擅胜场”^[10]第274回,p4599;另一支以妙一真人之子齐金蝉为首,“不久要在云贵南疆深山之中开建仙府”^[10]第271回,p4531。后辈开府情节架构了《蜀山》的庞大格局,与抗战胜利后各地受降的壮观形成辉映之态,好一副扫荡妖氛、清除残余、建立基地的繁荣景象。正是这一恢弘气势,带来了上海滩“还珠热”,使《蜀山》正传系列历时经年,欲罢不能。

上述十大情节团所构建的《蜀山》总体结构,以凝碧岩开府为界,可分三大段落:第一段是开府之前,1933—1940年,第1—22集,由世俗入仙界,众小经历磨难,会聚峨嵋,初步形成还珠式武侠意识形态;第二段是开府,1941—1942年,第23—27集,正面描写开府盛典,展现宏大笔力和雄伟气势;第三段是开府之后,1942—1949年,第28—50集及《峨嵋七矮》、《蜀山剑侠后传》,分派后辈下山行道,各自开府。《蜀山》三大段落的时间节点,凝碧岩开府正值先生被捕前后,一股郁积于胸的不平之气,借开府的宏大叙事喷涌而出,张扬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1942年的铜椰岛消劫,表现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和斗志。峨嵋男女后辈群仙分赴各地开府而至《蜀山》停笔仍未完成,表现了作家和读者的双重心态:一方面是觅地开府正值抗战胜利后,寄寓对祖国宏图的期盼,以四地开府为隐喻,展现宏大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后辈开府的未完成状态,固然其中有市场大好而故意拖延的商业心态,深层次上则更进一步隐含着对国民党日益失望与上海市民躁动不安的双重心态纠缠,演绎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心态与审美心态的复杂文本投射。

三、《蜀山》与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虽源自晚清,但真正占据一席之地则始于1923年的平江不肖生。在1923—1951年间,民国武侠及其余波形成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的第一个中时段历程。目前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多限于个体作家作品研究或文学史著作概述,缺乏对其整体历程的逻辑探研。本文在详细论述《蜀山》正传创作历程与创作逻辑的基础上,将民国武侠分为不肖生时代与“后不肖生”时代两个逻辑阶段,试图为民国武侠小说史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

(一)民国武侠的“不肖生时代”

从武侠小说在今天的当下情形沿历史长河上溯至中国现代武侠源头,从引入具有现代性的域外“武侠”概念开始,经历了清末民初改良派和革命派20余年的酝酿发酵,这才有了现代的武侠小说。在1923年之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民族情绪与市民趣味等,形成了复杂的纠结,导致中国现代武侠酝酿期发酵时间过长。到1923年1月,终于还是旧派传统的市民趣味占了上风,这就是在市场需求之下平江不肖生应邀创作的《江湖奇侠传》,几乎等同于宣布武侠回到猎奇尚怪的老路,是武侠现代性的倒退。不过,仅仅过了不到半年,同年6月,平江不肖生又创作了《近代侠义英雄传》,以谭嗣同和大刀王五为序引,以霍元甲擂台战洋人为主线,以霍元甲1910年溘然长逝为终结,全书洋溢着扬威中华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启了对东方传统与西方科学二者关系的反思,且不仅仅止于晚清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而是“依史证侠,由侠入史”以展现1898—1910年“前现代”历史时段的国民心态。徐斯年称此书“民族革命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武侠情节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赞扬其“书品”之高“而成为现代武侠小说二、三十年代的峰巅之作”^[11]。不过,虽然不肖生1923年同时开笔的这两部小说都可称之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开山之作,但作者动机和市场效应并未取得和谐统一,其背反很快显现出来,对现代武侠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

1927年,不肖生从上海来到湖北参加北伐,任驻屯孝感的第36军军部中校秘书,《江湖奇侠

传》连载告一段落。但显然读者市场并不放过“江湖奇侠”，这时出现了三个值得重视的情况：第一，不肖生此时已逐步形成其“江湖”体系，除《江湖奇侠传》外，还有《江湖怪异传》(1923)、《江湖小侠传》(1925)、《江湖大侠传》(1926)及若干短篇江湖武侠小说，标志着“江湖”场景与“奇侠”品格作为一个稳定类型的出现；第二，不肖生参加北伐之后，《江湖奇侠传》即告停笔，但市场仍有很大需求，责任编辑赵苕狂操刀上阵，为不肖生原作狗尾续貂，从第87回一直写到第160回，时间跨度从1927年延续至1931年，展现了“奇侠”类型在市民阶层的强大市场力量；第三，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即大受欢迎，当年拍至第3集，1929年续拍6集，1930年再拍7集，到1931年拍至第18集，直至国民政府教育部禁令才停止续拍，突显了“奇侠”类型的失控状态。上述三点，表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用了9年时间，在市场经济的自主运作之下，基本形成较稳定的“江湖”场景与“奇侠”品格，超越并替代了“清代作者为发展武侠小说而探索”的神怪、公案、儿女三种类型所组成的侠义小说体系^[12]，成为一种现代的新的武侠类型。

与上述奇侠类型的形成在时间轴上相应的是，平江不肖生1923年6月开始连载《近代侠义英雄传》，同时发表了若干具有书中人物掌故别传性质的短篇小说。1924年4月末，《侦探世界》停刊，连载到第50回即告中断。到1926年，才又撰成第51至65回，旋即再度停笔。北伐变成军阀混战，不肖生辞军返沪，到1931年才最后完成第66至84回，1932年3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单行本。与“江湖奇侠”相比，“近代侠义”显然有更多寄寓，正如作者1931年所说：“不肖生因这几年在河南、直隶各省走动，耳闻目见的又得了些与前集书中性质相类似的材料。”^[13]材料上更丰富的现实和历史依据，带来作家视野和思想水平的提升。然而，这部作品并未收到预期的市场效果，1932年也就成了不肖生的武侠创作终结之年，其后作者不再集中精力创作武侠小说，仅有零篇断章问世。

有文章指出：“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现代武侠的‘江湖’和‘历史’两大基本元素就已经开始奠基。”^[14]不肖生同时开启中国现代武侠的“奇侠”与“义侠”两条创作进路，“奇侠”代表的是以幻想性和形上性为旨归的创作进路，“义侠”代表的是以现实性和历史性为旨归的创作进路。两条进路同时发展，虽互相影响，但其主流是分别形成不同面貌，而均以不肖生为逻辑起点。

从1900年到1922年，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进“武侠”一词，人们试图将其融入中国传统，并尝试创制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从1923年到1932年，平江不肖生以“奇侠”与“义侠”两大进路初步完成了中国武侠小说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尝试，使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类型得以确立，并占据了庞大的市场份额。从1900年到1922年，是“前武侠时代”；从1923年到1932年，是中国现代武侠的“不肖生时代”，形成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生学意义上的初始逻辑基点。

(二) 民国武侠走向“后不肖生”时代

在金庸小说历程中，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法治”形态“随着《鹿鼎记》的情节展开，走向了金庸小说的最终文化归宿，也走向了金庸武侠的最后逻辑终结”^[15]；在不肖生武侠历程中，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心结，随着“奇侠”与“义侠”两大进路动机与效果的背反，“对‘江湖’与‘历史’的交融尤其是对‘历史’在武侠中所昭示的启蒙现代性并未融会贯通”，走向“江湖”侵入“近代”及其种种“困惑、焦虑、遗憾、不足”，从而走向了“不肖生时代”的终结。

武侠创作可以出现断裂，但武侠市场不允许空缺。因而，不肖生停笔几乎同时，在与上海形成南北地望的天津，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于1932年7月1日开始在《天风报》连载，作品开头选择了故国明月式的历史场景，但很快就从历史中走出来，进入到一个方外的世界，作品中的奇情幻意，要比不肖生的奇侠江湖来得更加彻底。还珠楼主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到1934年11月《蜀山》第7集面世，还珠面目基本形成，展示出不同于不肖生的另一个武侠世界。不肖生焦虑于现实忧患，还珠楼主则试图追求生命超越。还珠楼主以其“对文学的彼岸关怀”和宏伟的想象力展现，使“鲁迅、蔡元培等所期待的文学的形而上性与想象力，以他们未必预计到的形式，在这里有了体现”^[16]。在这里形成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第一次大转折，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展开《蜀山》的壮丽画卷,其宏大结构中包含着一个三段论式的思维走向:明清易代之际,反清复明成功无望,经历了慈云寺和戴家场的由俗入仙生活体验,故国明月之思转而成为隐逸出尘之想,寻求人生的形上出路,这是“提出问题”;进入蜀山世界,体验人生超越,在群英聚蜀山之后,以紫云宫隐喻长生欲望与人性净化,以小人国隐喻权力欲望与民族大义,以卧云村隐喻情感欲望与气节坚守,三个寓言最后都走向悲剧结局,呈现了构成传统世界嗔、贪、痴的“人性三毒”,这是“分析问题”;克服人性弱点的对策,乃是蜀山正道,故以开府为关键节点,分派后辈弟子下山行道,荡妖除魔,还我朗朗乾坤,这是“解决问题”。还珠楼主以《蜀山》正、别、前、新、外传共五大系列 27 部小说的宏大架构,建立起一个雄伟的武侠大厦,带动了民国武侠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度繁荣。

1938 年 2 月,宫白羽在天津《庸报》开始连载《十二金钱镖》。1938 年 6 月,王度庐在《青岛新民报》开始连载《河岳游侠传》。1938—1945 年间,宫白羽创作社会武侠小说 11 部,王度庐创作言情武侠小说 13 部,他们与还珠楼主等一起,形成了以“北派”为标志的民国武侠小说全盛期。还珠楼主继承并超越了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的奇幻武侠传统;宫白羽主要以清代的历史江湖为场景,继承并变革了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实武侠传统;王度庐主要以清代至民国的社会江湖为场景,在不肖生类型之外,继承并变革了文康《儿女英雄传》的才子佳人儿女武侠传统。

1938 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还珠楼主在消解不肖生痕迹的同时,曾出现过一次不明显的历史化转向,即《蜀山》小人国情节团的创作,同时,1938 年新动笔的《云海争奇记》“前引”亦云:“作者漫游四方,喜闻异事,登临之顷,每就山僧野道、村老逸民,促坐清谈,询以所知,而于游侠迹事尤多向往,廿年尘迹,闻见殊多。本篇所纪白岳十四侠士,即昔年江南之旧闻也。”这种“中国往事”式的风格,恰与宫白羽、王度庐形成应和。此后,郑证因《鹰爪王》于 1941 年连载于天津《三六九画报》,亦是在“江南旧闻”大背景下展现江湖社会和武林世故,虽以白道侠客与秘密帮会的斗争为大框架,但雄才大略的凤尾帮主武维扬毁于手下的内讧与叛变,才由此真正展开复杂的情节纠葛,展示了人格立场与人性弱点带来的严重后果。此后至 1942 年,还珠“情变卧云村”及宫白羽、王度庐的小说,都更多地倾向于探讨人性幽微。而对于人性深处个体化人格及心灵冲突的深度叙事,恰恰正是不肖生所欠缺的。不肖生以好奇尚怪的审美现代性叙事和抗拒“东亚病夫”的民族主义启蒙现代性叙事,某种意义上遮蔽了个性化的深度人性模式构建。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到这里就全面摆脱了不肖生的影响,形成一种深度进化之后的独立风格。

(三)“后不肖生”时代的终结

1944 年,时局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在沦陷区,一种日暮途穷的感觉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质上的。日本宪兵队的酷刑没有摧垮的还珠楼主,却在生活与心灵的双重压迫下辍笔了。与此相似,王度庐进入创作低谷,宫白羽几乎完全辍笔。创作的空窗期,意味着重新开始之后将有一个新的起点。1946 年以后,“北派五大家”几乎全体重出江湖,创作风格发生分化,大致可从乐观和悲观两个方面来概括。

乐观的创作以还珠楼主、郑证因和朱贞木为代表。1946 年后,还珠楼主进入另一个创作高峰期,突出特点是作品众多,从 1946 年 10 月到 1951 年 5 月,共创小说 141 集(1932 年至 1944 年共创小说 46 集),引发了沪上“还珠热”。郑证因和朱贞木的大部分作品,亦出版于这一时期。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极大地呈现出不同于抗战期间创作的突出特点:第一,是情节框架上的宏大。还珠楼主展开了《蜀山》群侠开府之后荡涤妖魔的全面斗争,描写空间大为拓展,而南北两极的冰海世界、西南崇山的蛮荒世界等则展开了一幅壮丽画卷。郑证因的《鹰爪王》于 1945 年 10 月因《三六九画报》停刊而连载至单行本的第 17 集中止,到 1946 年 1 月《一四七画报》发刊接续连载后续 5 集,此后展开了宏大的“鹰爪王”系列。朱贞木以“罗刹夫人”的瑰丽传说而驰名,创作了云南背景下的系列小说。第二,是思想倾向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还珠楼主从 1948 年起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大侠狄龙子》等现实武侠或“入世武侠”创作中,“反映了还珠人生观的积极发展”,“反映了还珠深切关心

劳苦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17]。郑证因“鹰爪王”系列终结篇《续鹰爪王》长达 11 集 100 章 55 万字，闵三娘率领凤尾帮奉公守法，开办农庄，经营渔业、林业，走上正途，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朱贞木出版于 1946 年至 1948 年期间的《蛮窑风云》及后传《罗刹夫人》中的云南部落，也表现了经济体制上自给自足、社会体制上地方自治的乌托邦色彩。

悲观的创作以宫白羽、王度庐为代表。宫白羽从一开始就以“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18]为基调，他在 1946 年下半年重新恢复创作之后，出版的作品多为未完稿，人物更加落拓悲观，也未再出现经典作品。王度庐 1946 年以后的创作，不再走“鹤一铁五部曲”宏大架构的路子，以小巧精致取胜，虽然《燕市侠伶》、《绣带银镖》、《冷剑凄芳》、《龙虎铁连环》等作品表现了极强的艺术探索精神，呈现出戏拟的狂欢化色彩，但总体基调趋于悲观，如果说在《铁骑银瓶》里王度庐借韩铁芳与春雪瓶的爱情故事为作品增添了亮色，那么王度庐后期作品的主人公要么被戏耍、要么被抛弃甚至丧失生命，整体上“有着很奇特的哀伤意味，读者几乎丝毫感觉不到外在社会情势的轰轰烈烈的变化，更多的还是个体柔弱的生命在冷酷无情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被挤压的痛楚”^[19]。

在市场方面，此时武侠小说亦受到极大的现实挤压，出现了短、平、快的特点。郑证因在 1946 年以后，除《续鹰爪王》之外，很少创作数十万字的大部头，主要是几万至十余万字的中篇。还珠楼主作品集均字数从原来的近 10 万字减少为 5 万余字，几乎下降一半。此时武侠创作全面进入快速生产状态，“快速生产的目的是缩短从写作到发表、出版的周期，也就是为了迅速支取稿酬，适应 40 年代物价飞涨的需要”。以星群出版社 1948 年 7 月 16 日的一则《启事》为例，该启事称：“本社刊行图书售价在五月十五日起为基本定价的三万倍，六月份本拟依旧维持原价，但因成本激增，陆续增至八万倍。本月份物价依然直线上升，白报纸竟达三千八百万圆一令，书价倍数不得不自即日起改为十二万倍。”^[20]武侠小说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风格的改变，40 年代后期作家感受到空前的挤压感，虽然一味追求宏大，却逐渐失去坚实的基础，作家为生计所迫而导致主体沉沦、激情消散，民国武侠走向穷途，不肖生时代的审美追求和启蒙追求难以重现，“后不肖生”时代的厚重风格亦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漂浮、躁动，最终走向“后不肖生”时代的终结。

五、结语：“后不肖生”时代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将 1932 年以来的民国武侠称为“后不肖生”时代，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创造了 20 年代武侠高峰的不肖生在 1931 年后基本停笔，不再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二是整个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基本沿袭了不肖生 20 年代即已形成的两大进路。研究民国武侠，首先在民国武侠整体历程中确定了不肖生这个逻辑基点，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继承与创新的逻辑理路。就继承而言，《蜀山》已如上述，郑证因《鹰爪王》正续篇亦是想要如《近代侠义英雄传》那样呈现一种应然化的历史与江湖。当然，对于时代的进步而言，继承起到的作用主要是铺垫，真正能够引领时代风尚并继续占有市场的必然属于创新。正如“后金庸”时代温瑞安、黄易及大陆新武侠对于金庸小说的创新，在民国武侠“后不肖生”时代，创新亦属主流，只不过这些创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不肖生的江湖知识谱系，只是一种流年暗换的“渐变的革命”。在奇侠进路上，相对于不肖生而言，《蜀山》有更多的奇幻化，朱贞木有更多的蛮荒化。在义侠进路上，不肖生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色彩，在“后不肖生”时代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两种倾向：一是宫白羽和王度庐在抗战时期对个人遭际的关注，两人到 40 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为对现实世界失望之余的狂欢化苦涩戏讽；二是还珠楼主 30 年代末的反乌托邦色彩与 40 年代末的乌托邦色彩，以及郑证因 40 年代《鹰爪王》正续集中的乌托邦与国家主义色彩，共同呈现了一种极可宝贵的理想主义光辉。可以说，有了不肖生这个逻辑基点，“后不肖生”民国武侠就呈现出多元丰富的辉煌。

1932 年以来的民国武侠，不仅是对不肖生的继承与创新而成为“后不肖生”武侠，亦同样因提供了港台新武侠的铺垫而成为“前金庸”武侠。1969 年，金庸先生在接受林以亮的访问时说：“从小

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看《荒江女侠》，后来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年纪大一点，喜欢看白羽的。”^{[21]105}他又说：“还珠也喜欢的，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不过他的文字，我却不大喜欢”，原因“主要是他的文字太啰嗦了，有时一个句子，可以写整整一页，这些我都不太喜欢”^{[21]112}。其实，究竟喜欢白羽还是还珠，有个人的见仁见智，比如林以亮就和金庸不一样，他说：“当时我们在国内，看武侠小说，总分为两派，一派是白羽派，一派是还珠派。大家就在那里争论。我个人比较喜欢还珠，不喜欢白羽。白羽是想走鲁迅的新文艺路线，走不通，才改行去写武侠小说的。还珠的缺点是拖得太长了。稿费的关系，我想。”^{[21]112}如本文所述，白羽和还珠的风格差异，有其不同的出发点，而还珠风格的形成，尤其是在后期，确实有市场的要求和稿费的关系。白羽笔下的苦涩现实，为金庸提供了养分，金庸小说最初的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白羽小说主人公那样的失败者。还珠对金庸小说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意象原型上，例子可谓俯拾即是，比如第17集第176回白阳崖凌云凤深山练功之于杨过，第32集第242回幻波洞府玉璧圣姑仙容之于段誉，第47集294回开南公之于丁春秋等等。目前已有学位论文专门比较过还珠楼主与金庸的遣词用语、名号门派、武功套路、成长模式、奇珍异宝等，二人的异同实质上“是新时代对旧世纪的传承”^[22]。这也正可以理解为三四十年代武侠所具有的“后不肖生”与“前金庸”双重属性。

本文通过对《蜀山》的实证研究，将其置身于整个民国武侠大格局中，以平江不肖生“奇侠”与“义侠”双线并进为逻辑基点，考察《蜀山》本身的演进历程及其所折射的三四十年代民国武侠“后不肖生”逻辑，希望能对更深更细地推进民国武侠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以中时段视野考察武侠演进创新的逻辑理路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得到呈现。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 “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发生学逻辑理路[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6): 155-160.
- [2] 茅盾. 封建的小市民文艺[J]. 东方杂志, 1933, 30(3): 17-18.
- [3] 韩云波. 论官白羽的“反武侠”反讽[G]//张元卿, 王振良. 津门论剑录: 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169-185.
- [4] 徐斯年. 《蜀山剑侠传》改编影视刍议[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4): 17-21.
- [5] 徐国桢. 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研究(中)[J]. 宇宙, 1948(4): 44-49.
- [6] 刘卫英. 《蜀山剑侠传》女性因爱生恨复仇的主题史开创[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3): 36-39.
- [7] 周清霖. 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6): 40-50.
- [8] 还珠楼主. 蜀山剑侠传[M]//还珠楼主小说全集: 第7卷.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8.
- [9]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48.
- [10] 还珠楼主. 蜀山剑侠传[M]//还珠楼主小说全集: 第9卷.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8.
- [11] 徐斯年. 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109.
- [12]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355.
- [13] 平江不肖生. 侠义英雄传: 下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108.
- [14] 韩云波. 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6): 33-39.
- [15] 韩云波.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 90-103.
- [16] 钱理群. 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中的一个问题——读金庸武侠小说的联想[M]//返观与重构: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254.
- [17] 周清霖. 还珠楼主的“入世武侠”小说[J]. 书城, 1994(1): 18-20.
- [18] 叶冷. 白羽及其书[M]//白羽. 话柄——白羽自传. 天津: 正华出版部, 1939: 120.
- [19] 刘大先. 侠义的落寞:《风尘四杰》的现实关怀[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 71-76.
- [20] 范伯群, 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上册[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702.
- [21] 金庸访问记[G]//江堤, 杨晖, 编选. 金庸: 中国历史大势.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22] 宋倩倩. 论金庸武侠小说对还珠楼主的承继与发展[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1: 39.